

山东省版图如同一只敛翅的猎鹰,休憩在渤海南岸,猎鹰的利嘴挟带着远古的粗犷,插入黄海深处,将大海分为南北两部;又似如椽巨笔,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“山海经”。

位于鹰嘴的地方叫成山头,也叫成山角。海拔272米的成山山脉,借用地壳的无穷伟力,劈开黄海。嵯峨的巨石,面对咆哮的狂涛,对峙、较量,成了不变的旋律。前人这样描述成山形胜,“群峰绵邈,成山斗立于波间;众壑委输,大海环周于域外。”“防岛备倭之峻堡”,“拱燕卫蓟之要区。”“虽孤悬之僻邑,俨冯翼之雄关。”(清道光《荣成县志》)足见其地理之险要。

今日之成山头,仍然是我国大陆海岸线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。此地与韩国一水之隔,相距不过94海里。成山头前端乃一巨岩,如同峭立的孤岛,顶端有一巨石,上书“天尽头”三个红色篆字,据说乃秦丞相李斯所题。由于年代久远,原刻石已断,半截掉入海中,此为复制品。站在成山头,凭栏远眺,大洋浩瀚,海天一色,巨轮远航,渔帆点点;俯瞰脚下,千尺深渊,礁石嶙峋,海潮击石,惊涛裂岸;回首望去,群山逶迤,林木蓊郁,灯塔耸立,楼阁隐隐。清代曾任山东按察使的沈廷芳《登成山》有句:“振衣凌绝顶,高瞰八荒周。水共天无际,山当地尽头。”曾在当地任职的一名基层官

【行走笔记】

成山头怀古

□安立志

员宋绳先也有《成山》诗句:“地尽天无尽,沧波一望惊。日晴仍汉色,潮怒带秦声。”从其诗意可知,成山头之“天尽头”,实则“地尽头”。人事成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古人眼中的成山头,依然屹立海疆。

绕过英国人于1821年始建于的灯塔,右侧是新造的观海长廊。旁有石碑两通,一曰“成山铭”,一曰“好运角”。看到后者心生疑惑,成山头向被誉为“中国好望角”,怎么成了“好运角”?位于南非开普敦外海的好望角,以浪高风急、海况险恶而著称,论山海形势,并不比成山头优越。“好运角”是否寄托着某种美

好的期许?

长廊左侧是青铜铸造的车马军阵,秦始皇端坐乘舆之上,虎贲骏马,干戈斧钺,一副舍我其谁、目空一切的神态。公元前221年,随着齐国的灭亡,秦始皇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。他在进行了登基封赏,建制郡县的“顶层设计”之后,开始对新占领地进行巡视,目的无非是“示强威,服海内”,以巩固中央集权。秦始皇五次巡游,三次东巡,两到成山头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缘于独裁者对于死亡的恐惧,四处求取仙药,寻找不死之方。

秦始皇两巡成山头,这对当地来说,可谓盛事。于是建庙塑像,以资纪念。始皇庙位于成山头南侧,由于年代久远,早已倾颓,现存庙宇不大。明人林弼曾为《秦皇庙》留题曰:“吞食雄风逐逝波,荒祠寂寂寄岩阿。三神山下仙舟远,万里城边战骨多。东鲁尚存周礼乐,西秦空壮汉山河。早知二世无多祚,崖石书功不用磨。”(《荣成县志》)这首诗里出现了“长城”、“神山”、“战骨”等意象,通篇充溢着对始皇帝的嘲讽,读来颇有悠远、苍凉之感。这个自称始皇、希冀传之万世的“千古一帝”,做梦也想不到,他死后三年,其所建立的大秦帝国就土崩瓦解。

在成山头景区,有射鲛台、饮马处,还有秦皇桥、望海台等遗迹,都与秦始皇有关。秦始皇两次驾临成山头,千

百年来,人们不断附会、演绎,处处体现出秦始皇的余响。即以秦皇桥为例,成山头两侧,陡崖壁立,峭拔千仞,怪石崚嶒,暗礁嶙峋,后人竟将这些礁石演绎为秦始皇观日之桥,甚至编造出秦始皇与海神的一段奇闻逸事。前人对秦皇桥早有说法:“成山下,大海中,怪石嵯峨,如人力为之设施者,有石柱二,随潮出没。桥名则后人所加尔。”(《荣成县志》)至于导游口中,把秦皇桥说得若有其事,神乎其神,职业习惯而已。明人王一夔有《秦桥古迹》诗云:“鞭石曾闻海上游,浪传遗迹至今留。蓬萊有路通三岛,方士何缘到十洲?晓日山峰天欲尽,暮潮烟雨水空流。当年误学长生术,未解神仙不可求。”诗中体现了对秦始皇迷恋不死之药的批评。

秦皇、汉武两位皇帝都曾到过成山头。汉武帝不仅箭射天山,征讨匈奴,还曾七番巡海,扬威海疆。西汉太始三年(公元前94年)汉武帝刘彻率文武百官自首都长安出发,途经泰山,一路东行巡游海上。汉武帝在成山头看海上日出,为这一奇丽的自然景观所震撼,下令在成山头筑拜日台、建日主祠。有意思的是,成山头极少关于汉武帝的遗留与传说。当年的日主祠,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烟中。今天的日主祠只是始皇庙中的一角附属设施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杂文家)

【以文为戈】

建筑师的终极梦想

□刘武

想象有这么一座城市,方圆大约一平方公里,多幢高层建筑拔地而起,中间互联互通,其中最高的可能超过1000米。城市中不用汽车,不用公交,人们居住在其中,出行只需要步行或者乘坐电梯,就可以上班、办事、购物、吃喝、交友、休闲、锻炼等等,而城市的周边就是大片绿地与森林。

这种城市被称为真正的“绿色城市”或“环保城”,也有人根据其外形,称其为“垂直城市”。听上去,这好像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未来城,在类似于《星球大战》《第五元素》《疯狂动物城》之类的科幻电影、动画电影中,我们似乎也见到过类似的城市。那么,这样的城市真的能在地球上建设起来吗?

建筑师金世海先生对此深信不疑。金先生看上去不像80多岁的人,他个子不高,身形瘦弱,但眉毛浓密,双眼有神。他出生在上海,后来定居纽约。他是美国国家建筑注册委员会委员,曾参与纽约医院、布法罗总医院、曼哈顿中国银行大楼、埃及蒙塔扎官等建筑的开发设计工作。

2015年初,他在国内出版了中英文版的《垂直城市——可持续生活之道》一书。2016年秋季,他又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有众多国内外建筑设计专家参与的“垂直城市与京津冀城市发展研讨会”,向人们阐述建设“垂直城市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。

多年来,金先生奔波在世界各大城市,亲眼目睹了东西方惊人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新城、新建筑的盲目建设和无节制扩张。他试图解决城市发展的弊端,为人们设计建造一座生活方式简便、交通出行简单、能源消耗经济、环境绿色没有污染的新型城市。

当然,他的这种构想并非凭空虚构。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就有一些建筑学家提出过构建生态城市的设想,也有一些人从节约土地的目的出发,提出过将城市从水平方向转变为垂直方向建设的想法。近20年来,超高层建筑的迅猛发展,也不断刷新人们的眼界与认知,让城市的高度不断增长。当然,建筑技术与材料的更新,也使高层建筑建设不再成为难题。

在这种背景下,金先生认为“垂直城市”的建设可以从构想落实到现实,这也是对建筑师构建能力的一种终极挑战。比如,需要考虑建筑材料的承重、将有绳电梯改为无绳电梯、超高层建筑的风摆、水源供应压力与循环、高层险情发生时人员疏散救护通道等等诸多问题。

对很多人来说,挑战某种不可能,或设想一个终极目标,然后为之努力,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。比如,运动员为了打破速度、高度、难度的极限,会在奥运会上拼搏;艺术家为了不盲从、不模仿、不重复前人,会挖空心思改变作品构思、艺术材料、表现手段;而建筑师为了扬名立万、标新立异,也会费尽心思、绞尽脑汁,设计出各种外形、功能或超高度的建筑作品。

对金先生来说,“垂直城市”就是他的一种终极梦想。这不是一件单一的建筑作品,也不是一个场馆,而是一个全新的综合性城市模式,它集合了城市的各种功能,关乎立体交通、衣食供应、就业机会、垃圾处理、居住环境、安全健康、社区服务等各个方面,需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,让人们甚至可以在其中度过一生。

金先生相信,他设想的这种城市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现实。

(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、作家)



去年上映的法国影片《将来的事》这样开场:娜塔莉一家走在海滩上,遇到夏多布里昂的墓碑,碑上刻着:一位伟大的作家葬在这里,他期待只听到海和风的声音。

我现在住的房子,深夜和黎明的时候就可以“只听到海和风的声音”。海盛在一个椭圆底儿的大木盆里,木盆像不倒翁一样晃啊晃,海也跟着来回地晃荡,轰隆轰隆,刷,刷。这声音不是从海的那边传过来的,是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的。“海和风的声音”是一个厚厚的蚕茧,把人裹在里面。

有时候,除了海,还能听到火车的声音,海边有一条铁轨。晚上八点五十分的时候会驶过一列火车。听到远处的汽笛声我就到阳台上去,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的地方有列绿皮车喘着气开过来,浑身战栗,吐着白色的烟。到了近处的时候,发出更巨大的鸣叫,整个地面都像要颤抖起来一样。然后,咣当咣当的声音慢慢地远了,黑暗又重新完整起来。

贾樟柯《站台》里拍火车的一段特别动人。下乡走穴的文工团的卡车抛锚在荒野里,年轻人打开录音机听《站台》:长长的站台,哦,漫长的等待;长长的列车,载走我短暂的爱。

从小我就被妈妈带着坐火车。爸爸在东北的部队,如果他没有假期,寒暑假妈妈就带我过去。我妈妈如今想起那段时间就会说:每次上火车,你姥爷都交代我,丢了啥也不能丢了孩子,上厕所也得把孩子放在跟前。她想起来一次,就说一次。现在,我没有丢,我们把姥爷“丢”了。

我妈妈是个节俭的人,坐火车自己带吃的,从不在火车上买着吃。我记得有一

【性情文本】

海边的绿皮火车

□火锅

每次上了火车她就说,这个多稳当,一点都不晕。可是,后来我有了弟弟,弟弟也跟着坐火车的时候,我们发现,他连火车都晕。我妈妈怎么抱着哄,他都不停地哭啊哭,火车一停下来就不哭了,再开——又哭了。

我不晕车,但偶尔也会感到不舒服。有一次回程,从禹城下了车,我们在当地有个远房亲戚,接站之后带我们去饭店吃饭。那是我特别早的去饭店吃饭的记忆,说不定就是第一回。有一道菜里放了一种颜色和样子都很像木头的东西,味道特别古怪,我吃了之后忍不住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。我妈妈说那叫“木兰片”,饭店里炒菜用来提鲜的。现在想想,其实就是当时北方不常见的笋。

我特别佩服我妈妈一个人把我们俩带大,工作又忙。她是怎么抱着一个,拖着一个,又提着大包小包,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去东北,我有点想象不出来。

到站的时候我爸爸早早就会在车站等着。有一次是夏天,我们下了车左看右看,我爸爸从一截车厢后面闪出来,穿着白衬衫和肥大的绿军裤,满脸都是不大好意思的笑。那是我印象里,他最高兴的时候了。

这趟火车来来回回地坐到十一岁,我爸爸转业了。和

他的战友一样,他带了一堆小兴安岭的木头回来,准备做当时特别流行的组合柜:两边是衣柜,中间部分凹进去,下面是桌子,上面是书架。柜子打好了,我妈妈找了一个会画画的年轻人,让他用电烙铁在两边的衣柜上画画。那个年轻人很斯文,气质还有点特别,不大像县城里的人。我记得他站在柜子前面拿着烙铁踌躇的样子。我妈妈说,不要紧,你随便画就好呀。他说:我知道,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这块好木头。

现在,在这个南方的房子里,一个人听着“海和风”的声音的时候,反而更加意识到人是而且只能是群居动物。不管怎么意识到关系的虚幻和无意义,人活着总会需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在关系中人才感受到自己是人,有人的情感和需求。人受够了文明的繁琐和虚伪,想要躲藏在“海和风”里,那也许算是一种孩子气的梦想。

海边的铁轨架在青色的大石子儿堆上,被海风和湿润的空气腐蚀得生出厚厚的铁锈。有一次我刚走到铁轨边上,就听到了远处的汽笛声。终于可以见到这列久闻却一直未曾谋面的火车啦,我屏息敛神地等待着:绿皮车庄严地开过来,刷刷刷一截截车厢从我眼前闪过,奇怪的是没有人。硬座车厢没有人,绿色的皮革座椅空空荡荡;卧铺车厢没有人,整整齐齐的枕头都放在窗口的被子上,套着白色的枕套被套,用白色的小带子固定住。

像《路边野餐》里时光倒流了一样,这长长的列车,是从我十一岁前的时光开过来的吧。真是一场漫长的等待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,电影学硕士生导师)

次邻座在吃盒饭,大米饭里拌着碎肉,实在是太香了,是我在我有限的生命经验里闻到的最香的饭。我对那个饭产生了我的生命经验里最大的渴望,大到把自己都惊呆了。现在只能记住这个,当时是不是忍不住求妈妈了?妈妈是不是破例给我买了盒饭?反倒一律记不得了。

我妈妈坐汽车晕车很厉害,据说她连牛车都晕。她在县城一中读书的时候,村里的邻居大爷周末赶着牛车到城里办事,顺便把她捎回家去,她坐了一截路晕得不行,只好下来跟在牛车后面跑。